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5-0003-07

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 共同点和一致性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再思考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共同的时代境遇和时代课题,选择并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同成为伟大的时代旗手。青少年时代他们共同的文化氛围、人生理想与思路历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并同时完成了思想转变。共同的批判对象、密切的学术合作,彰显了他们相同的革命主张与理论共建。这一切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缔造与发展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凝聚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共同的心血与智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实践史证明:恩格斯毫无疑问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与拓展者,他与马克思在共同研究中取得了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浑然一体,任何制造“马恩对立”或者“二人存在原则分歧”的谬论,都注定不能成立。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1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国内外实际上很早就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主导地位的日益加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出于诋毁、颠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旗帜功能的需要,就开始制造所谓“马恩对立”或者“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谬论,这就引起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二人思想关系问题的申述与辩驳。我国关于二人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从1970年代末开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80年代以前,主要是大量引介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国外新著,集中了一批学者对之进行认真译介与理性梳理,评述时仍然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印记,有力量的反驳与批判尚没有全面展开,但是,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侧重点上存在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因理论

兴趣与专业功底不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存在对立的现象;19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内学者随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始对“马恩对立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恩一致论”“二人思想等同论”“内在实质相同论”“存大同而舍小异论”等,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马恩思想的共同点与一致性问题进行详细论证,这方面的成果不菲;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来中,研究二人思想关系的问题更加深入而具体,不仅论证了二人思想关系的内在等同方面或者紧密合作情况,而且在各个领域,结合不同的实际情况,开始了二人思想的真正对比性研究,揭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与思想特质,尤其是二人思想的同质性研究,显得更加具体而细微。鉴于尚没有人从马恩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二人思想背景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从文本刊布、手稿鉴别、思想源流等各个

[收稿日期]2014-07-12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H:2010-12)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方面,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的思想成长、精神交往经历,共同的时代背景、思想境遇、思想转变过程,以及共同的对敌论争和得出的共同实践结论等问题入手,进一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共同点和一致性。

一、马恩共同的时代背景、时代课题成就了两位时代旗手及共同的理论体系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其思想孕育、形成、成熟和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充分展开的时代,这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各个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时代。时代依据自己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呼唤着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而此时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却日趋庸俗和反动,逐渐丧失了其作为时代先导的历史方位与时代旗帜的政治功能。而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的胜利推进,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及其革命运动的波澜壮阔,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方探索与深层开掘,这一切为马恩应时代所需勇于求解时代课题而成为时代旗手提供了外在条件,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为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马恩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指针,他们正是在解决“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时脱颖而出的。而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对时代课题的多方求解所积累下来的思想理论成果,为马恩思想的孕育、成熟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马恩依据时代所需进行了巨大的理论改造和实践创新,创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社会历史责任的强烈感知与担当情怀,对自己的时代课题的深刻理解与洞察预见,他们才科学、透彻地解决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的问题,从而破解了人类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谜,时代才选择了马恩作为自己时代的伟大旗手。马恩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欧洲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是人类思想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智慧结晶与实践升华。他们的这些思想,由于对世界的认识深刻而透彻,对推动社会的发展突出而强烈,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广泛而持久,故而是无产阶级观察处理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斗争

中明察秋毫的显微镜、透视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方向盘与助推器。两位时代旗手与实践舵手的思想,可谓是一同得以孕育、形成、创立与发展的,他们的精诚团结、分工合作是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除少数个别领域外,二人的思想发展与创造可谓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友谊是举世无双的。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说,他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自我’”^{[1](P6)}。二人工作上配合得是如此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理论合作的成果是如此彻底严密、相互印证,以至于很难区分一种思想究竟应该属于谁、究竟谁起的作用更大些。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是属于二人共同的思想创造,任何制造“马恩对立”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的思想发展史和以后的实践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恩青少年时代有着共同的思想境遇与人生理想

恩格斯1820年出生在德国巴门市,其父是知名商人与虔诚教徒,其母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教养,外祖父是语言学家。受家庭浓重文化氛围的熏陶,少年恩格斯就具有了虔诚主义和人文主义两重素养。中学时代的勤奋学习又激发了他反封、资、神的观念和对人民大众疾苦的同情,其中学求学情况及其肄业证书表明,恩格斯在中学学习期间操行优等、成绩突出,特别是他的谦虚真诚、热情奔放的性格引起师生们的重视,他不仅资质很高、志趣高尚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望和远大理想,在各方面均取得了可喜进步。在爱北斐特中学的三年中,“包括汉契克校长在内的大多数老师都公认,恩格斯操行优异,真诚热情,资质很高,有独立的思想,理解力很强,善于清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1](P35)}。17岁中学尚未毕业的恩格斯就屈从父命而先后到巴门和不莱梅市学习经商,虽中断了学业却为之打开了新视野,因厌倦生意经而大量阅读了文史音。在不莱梅市,他接触了“青年德意志”进步团体,阅读了伯尔尼、海涅等人的文学著述,其反封、资、神的主张赢得了他的思想共鸣,认为这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时代观念”。1839年恩格斯于该派刊物《德意志电讯报》发表处女作《乌培河谷的来信》,依据其亲身经历痛斥了虔诚主义宗教观对工人心灵的扼杀及野蛮的工厂制度对工人身体的摧残。稍后,受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斯特劳斯《耶稣传》的影响,从“我目前是一个热

心的施特劳斯派了”^{[2](P205)}开始向黑格尔主义转变,感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2](P224)}并使自己走上了黑格尔哲学的阳关大道。但像马克思一样,他并没有真正成为彻底的黑格尔信徒,“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2](P228)}。这表明,恩格斯青少年时代思想成长的家庭教养、成才环境,以及挥斥时弊、向往民主的志趣和情怀与马克思大致相同。虽然恩格斯没有受完系统教育、没有读大学,“但他才智出众,兴趣广泛,自学成才”^[3]。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深受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既让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光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又坚强地忠于自己的性格并已然做好了向旧秩序挑战的一切精神准备。可见,马恩二人有着几乎一样的心路历程、思路历程、心灵期盼与人生理想。

三、治学道路上马恩共同的思路历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

恩格斯1841年回到巴门并于同年9月到次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这期间经常旁听柏林大学的课程,与“博士俱乐部”建立联系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为捍卫黑格尔辩证法的自由主义原则,恩格斯奋起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扼杀黑格尔精神的企图,不仅于1841年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而且1841年出版了《谢林与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两本书,尖锐地揭露了谢林维护封、资、神的反动本质,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把黑格尔比喻成蕴藏丰富宝藏的迷宫,指出只要从其独立而自由的精神原则出发,就能获得强有力的现实结论。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以及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捍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这些著作在当时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最终迫使谢林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4]。此时恩格斯很重视理性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性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引出了实践结论。他说,“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要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或者终究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5]。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特别重视哲学与生活 and 时代的互相作用,并从理性转化为现实的角度来论证从事实践的必要性,为其日后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做了理论铺垫。同时,正

是借助这一点,恩格斯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时代局限与个性缺失,为此后对其进行超越与批判打下了基础。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转向了黑格尔又辩证地批判了他,与青年黑格尔运动联系密切,但又存在原则分歧,不同意以哲学自身来实现辩证法原则,而认为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如梅林所说:“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德意志哲学派别,并且从这种哲学出发,在国外达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马克思是通过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6]

四、马恩都是受当时社会现实和矛盾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旨趣

恩格斯于1842年11月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欧文-恩格斯公司任职,在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和马克思第一次见面。应该说马恩的第一次会晤对此后二人思想的共同发展意义不大,马克思出于对恩格斯的误会,将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盟友,“极为冷淡地接待了他”^{[1](P35)},因话不投机故二人没有深谈就不欢而散。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与社会现实的考察,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开始他对英国人过度重视物质利益不理解,仍然运用德国思维从精神原则出发去剪裁现实,直到后来看到物质利益冲突在社会上的作用很大,才逐步突破了唯心史观的局限,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冲突是阶级对立党派斗争产生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恩格斯从物质利益是阶级对立的根源出发,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阶级本质,认识到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年的下半年,恩格斯给莱茵报撰稿,连续写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5篇文章,其观点与马克思极为接近,马克思正是在编审这些文章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了两人思想上的共鸣”。此后历经半年多的书信来往,二人欣喜地发现,“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到了同样的观点与结论”,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几乎在一切理论方面都达成了共识,于是决心共同努力,把以前分头从事的人类解放事业纳入同一条科学轨道”,恩格斯“把马克思的事当做了自己的事,当做了共同事业的一部

分”。^{[1](P86-87)}这一时期,恩格斯还研究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学说,在1843年10月完成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第一次表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7](P474)}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大致是在接触社会现实生活、了解关心人民疾苦的过程中,运用黑格尔理性原则到处解释而碰壁后,才开始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其思想转变的契机,以及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想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也大致相同。

五、马恩几乎同时实现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

恩格斯除了社会实践生活的历练之外,其思想成长还经历了辛勤的思维劳作,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马克思曾经说过,恩格斯此时通过另一条道路大致实现了思想的转变。由于恩格斯离开学校过早,更早接触到社会现实与经济问题,对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认识更清楚,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表明,他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而实现向唯物史观转变的。马克思对这部“内容丰富而具有独创性的著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非常必要,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而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8],其非凡之处在于他的开创性,他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及其论证资本主义“天然合理与唯一可能”的伪善与矛盾,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私有制科学,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无政府、经济危机、人民贫困与道德堕落等,都是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革命。这个结论与马克思基本一致。恩格斯犀利的批判方法,也“一定大大地吸引了马克思”,“一定受到了马克思的独特看重”,马克思将之视作可以列入史册的“一部光辉著作”^{[9](P39)}。另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片面性、抽象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强调了人在改造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这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基本一样。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马

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中,论述了批判宗教的意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得出了与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真诚地复归,不是向‘神’,而是向自己本身复归,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7](P519)},才能真正按照人的方式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周围的世界;无产阶级不是什么无理性的群氓,而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他们才有前途,才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通过各自的探索,同时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恩格斯尽管还没有摆脱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些基本点上,都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适应时代需要,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不但勇于超越前人,更勇于超越自己,不断将自己的理想推向前进,这为二人亲密合作、共同探索与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六、《莱茵报》时期共同的批判对象显示了马恩理论主张的完全一致

1844年8月,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国途中,绕道巴黎与马克思第二次会晤,经过彻夜长谈发现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从此便开始了二人为无产阶级事业亲密合作、共同战斗的光辉历程和始终不渝的伟大友谊。后来恩格斯曾经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0](P232)}他们共同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合写了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在该书中他们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上的谬论,并指出其并不新鲜而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庸俗化的复活而已,并深刻地揭示了其错误思想的认识论与社会根源及其在实践上的危害。在该书中他们还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提出一系列接近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说到底是生产方式变革史,而非自我意识发展史,生产劳动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人的真正的类本质,基于此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们还用“市民社会”来概括社会关系,深化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指出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

性等。这本著作表明,二人的理论探索已经进一步向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对封、资、神曾进行过深刻批判,也发挥过进步作用,马恩同属其重要成员,虽然与鲍威尔等人有些思想分歧,但一度还能精诚团结、一同战斗。然而后来随着马恩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日趋堕落与倒退,在政治上、哲学上抛出了许多荒谬观点,成为比“唯灵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导致了《莱茵报》时期马恩与他们的分道扬镳并依托《德法年鉴》对之进行公开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进行了一次总清算,在批判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七、马恩的合著及相关表述证明了二人思想的高度一致

1845年4月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再度会面,二人1845—1846年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了二人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已经形成。在马克思看来,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概括,后来与恩格斯一道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得出了与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的一样的结论。于是“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11](P592)}。恩格斯也曾经多次表明,在1845年之前的几年中,马克思与他已经逐渐接近于发现唯物史观,而在1845年春天当他们在布鲁塞尔会面时,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并且用明晰的语句向恩格斯说明了。“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10](P232)}。《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二人详细制定这种观点、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合著。在同旧哲学的关系问题上,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曾经批判过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理论实质,对费尔巴哈的思想也曾经有过批评与保留,但总的看来对之的评价过高,甚至存在对之过分迷信的现象,但是到此时二人开始以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集中批判的对象,批判了其

人本学及其社会基础,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并将自己的哲学体系与他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公开树立了新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同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以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的基本范畴为基点,系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解放等基本原理的整体构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及二人在哲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上的高度一致。1848年二人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2](P5)}。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共同智慧的结晶、共同劳动的成果,也是二人密切合作而成功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八、马恩结合革命斗争实际携手对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全面拓展与系统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立后,适逢1848年欧洲革命,他们并非如专业学者那样将自己的理论成果“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10](P233)}。此时的马恩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与智力劳动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合作撰写了大量论著,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与不朽的文献,继续用科学的世界观分析革命形势、发展革命理论、制定革命策略、预见革命前途,这不仅是从思想上引领无产阶级推进历史前进的需要,也是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此后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思潮的新挑战,也是为了

进一步深入论证和全面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在总结科学技术新成果和革命运动经验基础上,大力推进了工人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他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理论创造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全面拓展与系统构建。马克思深入钻研经济学,完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撰写,恩格斯除一段时间投入到《自然辩证法》和军事哲学的研究中外,还写出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完成了《资本论》第2、3卷的整理出版,在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与系统论证而努力,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不断引向深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为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3卷,恩格斯晚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疾病缠身、党务繁忙等种种困难,冒病情恶化甚至一病不起的危险,对堆积如丘的数千页手稿,夜以继日地清理。面对每一页都有几十处写得不全的句子,每部分都有费揣摩的缩写词,潦草得连作者写过自己都难以辨认的字迹,恩格斯白天口述、夜晚校对,经过再加工、精雕细琢、拓展深化,将自己的心血与亡友的心血交融,铸成了献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瑰宝。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写道:“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2](P58)}

九、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是马恩二人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结晶

晚年的恩格斯为了反击党内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为了反击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割裂论”,为了反击将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和肆意歪曲的种种伎俩,在一系列通信中发展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说明了他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及其在科学理论创立中的合作情况。尽管一些思想恩格斯很早就形成了,但考虑到马克思也有同样的思想且向他清晰地做了说明,因而恩格斯还是谦虚地说,“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1](P9)}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11](P14)};恩格斯还说过“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这样的话,这仅仅是指“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10](P232)}这一点来说的,并非就马克思主义完整学说的缔造而言的,就其整个学说的缔造与发来看,毋庸置疑,是二人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结晶,马恩一道为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恩格斯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13]他还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时期,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14]恩格斯的上述说明,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所起的作用真的就是微乎其微、无关紧要的,事实上,这恰恰反映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具有非常高贵的谦虚品质和博大胸襟。这些说明也不能成为抹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发挥的伟大作用的依据,更不能成为诋毁恩格斯或者制造马恩对立的口实。易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马克思的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恩格斯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位伟大的导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在相互的观点交流和彼此的思想启发中产生的思想共鸣,是任何其他的愉悦都不能取代的”^{[1](P94)}。不仅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革命活动与恩格斯的大力支持、直接参与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正是因为恩格斯的思想创建与理论影响才使得马克思不断修正了自己早年的一些错误主张,并在二人思想见地高度一致、思维深度与方式完全等同的情况下,经过多年艰苦的探索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二人思想的高度“合而为一”,除了在二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二人共同签名的很多通信与短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以后的独立作品中也将这种做法

贯彻始终。^{[9](P53)}在《反杜林论》付印之前,恩格斯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而且说正是因为得到了马克思的“知识”与支持才使之得以实现。在同杜林的论战中,“马克思和我的观点”贯穿了广泛的理论领域,“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15](P11)}他们在很多领域从事的共同研究,是在共同的世界观高度上进行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和历史观的人”^{[15](P13)}。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学术共识,中外学界有良知的学术同仁对此绝无异议。但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出现了贬低恩格斯的思潮,他们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谎言,歪曲和反对恩格斯晚期的著作,抹杀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从而试图通过否定恩格斯来颠覆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股思潮在我国也有反映,在学术界时不时就有人抛出各种奇谈怪论:认为马恩的意见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实质上,其思想差别表明了二人思想原则上不一致,恩格斯不能在理论高度上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恩格斯晚年篡改与背叛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等。^{[9](P53)}有鉴于此,正确阐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捍卫恩格斯的思想成果与历史意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任务。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初衷。

[参 考 文 献]

[1] 陈林. 恩格斯传[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3] 冯契. 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0.
- [4] 庄福龄.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4.
- [6] [德]弗·梅林. 马克思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2-123.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1.
- [9] [美]特雷尔·卡弗.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 姜海波,王贵贤,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